

QINGHAI
SUISI LU

青海 随思录



杨效平
◆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青海 随思录



杨效平
◆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海随思录/杨效平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225 - 03325 - 9

I. 青… II. 杨…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587 号

青海随思录

杨效平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地矿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60 千
插 页	1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3325 - 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作者近照

自序 ■

二十多岁来到青海，一晃几十年已经过去。随着岁月的推移，历时愈久，愈加热爱这块土地。那幽远洪荒、天地高阔的山野；那纯朴善良、热情豪放的人民，终生令人怀念不舍。站在人生的交接点上，似乎感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才刚刚开始。

有了这种意识和感悟，总想写点什么。于是，有感而发，意之所至，随手写来，遂有书中这些篇目。既不是学术讨论，更不是专题探究，所议所述，仅仅只是个人的看法和感想。文中涉及的一些人和事、地名和山川，仅凭所见资料为据，也就没有费时费力去计较考证。其中部分插图，引借资料，多为读书所得，仅为示意说明。现辑篇成集，命名《青海随思录》，与读者见面，权作自己对青海的纪念。

作者

2008年秋于青海西宁

目 录 ■

1.青海的山	1
2.青海的水	12
3.九曲黄河的遥远记忆	21
4.青海人的“青海情结”	28
5.金生丽水、玉出昆岗	34
6.远古人类文化符号的印记	39
7.沉埋在青藏古道上的历史	46
8.青海骢和古代青海的养马业	55
9.青海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迁移与融合	62
10.藏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追求	70
11.彩陶艺术和青海的彩陶文化	78
12.藏传佛教中的科学与艺术	85
13.对左宗棠经营西北的再认识	92
14.河湟开发赵充国功不可没	98
15.青海近代知识界的重要人物朱绣	105
编后记	116

青 海 的 山

青海，是山的世界。在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山连着山，山绕着山，绵延不止，无穷无尽。

青海的山，首推之最当为昆仑山。

昆仑山，是山之至尊，为万山之祖。打开亚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的腹地是一块襟连东亚、中亚和西亚，方圆数百万里的隆起高地。伊朗高原从西向东延伸，与中亚的帕米尔高原相会，又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相拥，壁立千仞，横空出世，并为万千冰峰雪岭所覆盖，成为天之顶柱，被世人称为“世界第三极”。

这几大高原联手，撑起了亚洲大地的骨架。天山、阿尔泰山从帕米尔高原生成，横贯中亚数国，延着中国新疆和蒙古高原由西向东从北延伸；喜马拉雅山从帕米尔高原隆起，沿着印度和中国西藏边境，如一支巨臂，伸向亚洲的南部；而昆仑山却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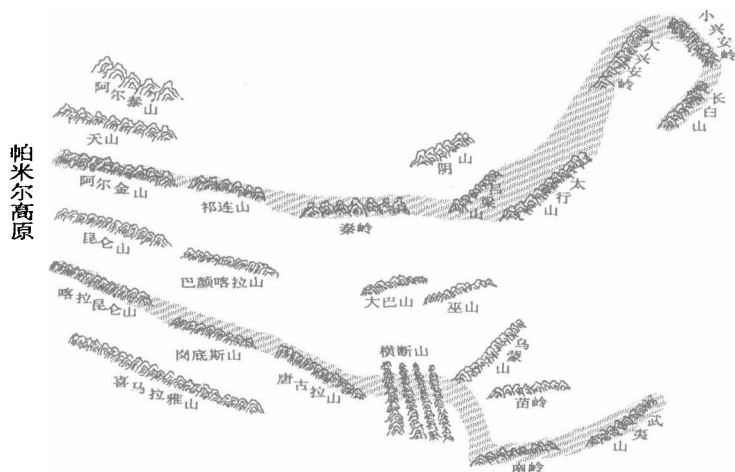
巨人的身躯，与南北两大山系在帕米尔高原相接，横直躺在了中亚和东亚的腹地。如果说帕米尔高原是亚洲群山的山根，那么，昆仑山则是这群山之首，亚洲南北两大山系就是他粗壮身躯伸出的两只巨臂。因此，人们说昆仑山是亚洲的脊梁，没有它和它两臂的环抱，整个亚洲就不会有今天的高拔和峻秀，亚洲大地在沧海桑田的巨变中就难以形成如此山山相连的地质板块。

昆仑山，又是中华地脉之总枢。

中国舆地自古推崇地脉之说。何谓地脉，通俗点讲，就是大地的脉络经纬。古人认为，大地是天地间的基础，天下山川同人体一样，也有着自身的经络构造。这种经络，置之地根，露于地表，通地气，活万物；表里阴阳，应征四候，吐云作雨，兴灾施福；关一方之风水，主天地之盈虚。元代诗人杨仲宏在论及昆仑时曾说：“元气通地脉，孤光迢递贯天文”。说昆仑连接天地元气，能上贯星云天文，下通人文地理。据我国古地理著作《河图括地象》记载，“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百六十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这也许是中华地脉原理和意念最初的假说。

据此，堪舆家讲地气风水，而且分得很细，内容十分复杂。大到国脉、地脉、山脉、水脉、皇家龙脉、族望宗脉；小到一城一池，一山一水，一宅一穴，讲阴阳，论吉凶，推祸福。因此，地脉一说，不独阴阳家妄说臆断，而是千百年来古人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基本观念和认识，是长期观察体验大地地貌构架对环境民生影响的一种经验概括和总结。

对中华地脉古人有过多种说法。明代有人提出华夏大地有两大经脉，称为南戒、北戒。北脉为阴，南脉为阳，皆源自昆仑。北脉出昆仑，经阿尔金山、祁连山至青海南山，“自积石、终南，负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



古人所讲两大脉示意图

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秽貊、朝鲜，是谓北纪”。南脉亦出昆仑，出唐古拉山，至横断山脉，“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逾江濮、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于瓯、闽，是谓南纪”。（见《五杂俎·地部》）

据此索图，中国地脉以昆仑为发端，山势相联，绵延不绝。按今天的地名加以对照，北边大体经阿尔金山、祁连山系延伸，到积石山，经秦岭至陕西终南山，东到太华山，过黄河与雷首、砥柱相连，北走进入吕梁、太行，出山西入河北，与阴山、燕山相接，继续北行到大小兴安岭，折返长白山，与朝鲜相接直通渤海海湾；南边经巴颜喀拉山、岷山入川，经大巴山，南下武当、巫山，过长江、汉水，进入湖北、湖南，通过罗霄山脉与岭南群山相接，直通浙江温州，延至福建，东至大海。这就是明代人所谓的北脉和南脉的基本走向。

南北两脉，天设神造。二脉环抱之地，西部基本囊括了青藏高原和古雍州全境；东部基本都是中华富庶之乡。今天的关中平原、淮河平原、华东平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黄河、长江之中下游，几乎皆在怀抱之中。这些地区也正是古代中国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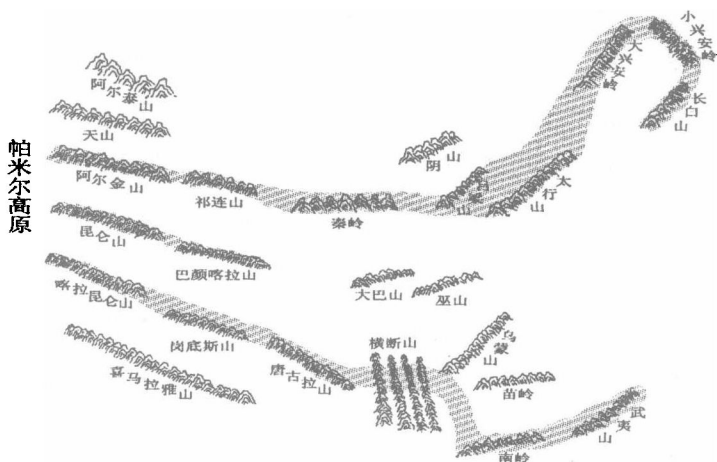
大地的华夏版图。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南北两脉山山相连，自然屏障。北线可防“北夷”，南线可防“南蛮”，故又称南北二脉为“北戒”“南戒”。假如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在天荒地老的冰雪昆仑，能形成如此神奇的造山结局和脉络构造，无疑是天地之恩赐，中华之福祉。

后来清末著名改革家康有为更是语出惊人，对昆仑地脉另有一番独到见解。他认为，“中国自昆仑山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故日本、朝鲜、南洋诸国皆信奉儒教。印度为昆仑山中龙，故能自出圣人，创造自己的文字、政权与佛教。泰西为昆仑山西龙，山川分散，故诸国并立，造就了欧洲文化与耶稣教。”（见《康有为评传》）康氏坚信，是昆仑天地之元气，哺育了人类的文化，是昆仑山派发的不同地脉和地形地貌，决定了世界不同民族和东西方文化、宗教源流的差异。这种说法似乎过于浮泛或片面抬高和推崇了昆仑天柱的影响与作用，但康氏这种从地理环境出发考察文化源流的方法却不失唯物主义的成分。

由此延拓，又有龙脉之说。认为以昆仑为龙首，有三大龙脉。三龙护持，中华王气不绝。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把地脉看成国脉，把国脉与国运

之昌衰兴替相联系。明末鸿儒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讲：“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昆仑山据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虜庭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巫阁，度辽海而止，为北龙；中循西蕃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溪，中出为终南太华，下泰山起松蒿，右转则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太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远霑，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岗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过九嶷衡山，出湘江东超匡庐仙霞关至闽上，分衢为大盘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度海止，总为南龙。”

青海近代学者周希武在《玉树调查记》中进一步论证：“中国山脉，皆权輿昆仑，而昆仑南、北、中三千分支之处，实在青海（青海湖）之西。”结合近代地理知识他进一步指出：“昆仑导源葱岭，间隔新、藏，东迤至海（即青海湖）西。分为三大干。北干由海北（今青海湖之北）入内地，为祁连、贺兰、阴山诸山脉；……中干横枕玉树、娘磋、加迭喀桑之北境，为黄河、金沙江的分水岭，蒙古名巴颜



“三龙入中华”示意图

哈拉山，蕃名奢拉山，入内地为岷山、西倾、乌鼠、秦岭、伏牛、大别山诸山脉；南支横贯中坝，格吉、玉树、拉休、迭达、扎武诸族境内，为金沙、澜沧江之分水岭，蒙古名当拉岭，蕃名朝午拉山，入内地为云岭、五岭、仙霞诸山脉，又分一支……入内地怒山、三崇、九龙诸山脉”。

“三龙”或“三脉”说是“二脉”说的继承和细化，其依据仍然是地脉相通说。从现代地理构造讲，地脉一说也许并不科学，但古代人们却十分迷信地脉的存在。秦朝大将蒙恬是秦朝立国守疆的名将，曾率几十万大军在秦朝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后来为朝廷问罪要杀，他自己认为是坏了地脉才引以

为罪，说自己率兵“筑长城万里，不能无绝地脉”。倒是太史公司马迁后来讲了句公道话，说筑长城死了千百万百姓，应该杀你，不仅仅是归罪于你坏了地脉。此事足见旧时人们对地脉之推崇和膜拜。

青海的山，除了昆仑山，最值得称颂的还有祁连山。

祁连山西接阿尔金山，从青海的西北延至青海的东南，成为青海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如果说昆仑山为青海高原奠定了基础，祁连山则是青海北部与东部富庶与俊秀的功臣。祁连山本来是青藏高原著名的冰川，由于它处青藏冰川的东部边缘，受到内陆性气候影响，于是祁连山两侧形成了众多的河流沟壑、山地平台以及富饶的河谷地带。著名的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海北草场和河西走廊、河湟谷地，都是祁连山麓这种特殊地理条件的产物。这里水草丰美，林木茂盛，雨量集中，水流充沛，于是成为高原上早期人类最适宜居住和生存的地方，这也正是今天青海东部地区人口密集的基本成因。自古中原政权对青海地区最早的开发也基本集中在这一地区，青海早期的主要军民屯集地和古城堡也大都在祁连山区和河湟谷地，这也是祁连山之所以成为后来中西通道和天然走廊的基本原因。

祁连山不仅是一块宝地，也是西部边陲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汉代开始，中原王朝为了切断匈奴与诸羌的联系，在河西设郡，凭借祁连山险胜，与匈奴进行了反复的争夺，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河西遂成为中原通往西域各国的必经之道。为了控制这块地区，南北朝时的南凉秃发，唐时的突厥、吐蕃，以至远在东北的契丹和后来蒙古高原的蒙古族，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北方的少数民族，都曾在祁连山下有过无数次的征战。他们不远万里，或西进或南迁，都曾在这里安营扎寨，都曾试图把这里据为己有。可以说，祁连山是我国西北经历战争最多的古战场之一。正因为祁连山见证了北方各个民族的争夺迁徙和交流，没有祁连山，就不可能有河西这条通道，就不可能有西域文明与中原大地的流通，也就是不可能产生阳关、楼兰、敦煌、麦积山、云岗等等这一系列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祁连山养育了高原的民族，护持了西部边疆的安全，畅通了西域与中原之往来，成为汇集中西文化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讲，祁连山功莫大焉。

至于青海南部的山，则是另一番“是山不见山”的景象。

青海南部是名山拱卫，江河发源之处。亚洲六

大河流中三条大江大河即发源于此。东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和唐古拉山向南延伸与川藏地区的横断山脉相连，形成一块巨大的高地，这就是青南高原。这里平均海拔都在4 000米以上，空气稀薄，高寒缺氧，群山相拥，山深似海。但是，在这块高高隆起的山地上，汽车行驶在青南山区，你的感觉却像不在大山之中，似乎是在平缓的丘陵山地的缓坡上穿行。由于名山高峰相隔甚远，在这里很少看到高峰峻岭，反而视野开阔平坦，原野无边，“看山像草原，看滩像草滩”，真有一种身在山中不见山的感觉。从历史上看，青南山区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单元和民族单元。这里曾是藏族祖先发祥的本土，是历史上很多雪域古国的所在地，是藏区众多佛教高僧大德和民族英雄格萨尔王的诞生地。这里也是青海境内最为艰苦的高海拔地区，它与藏北高原接壤，许多地区是世界上人类难以生存的禁地，著名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就居其中。

总之，山是青海的根基，是支撑这片蓝天的砥柱。是山造就了青藏高原，又给这里营造了别样的生活空间；是山之突凸把这里变为人类畏却的高寒禁地，也是山给这里带来了生命、欢乐与财富。无

论远古时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先民，还是今天在这里开发奋斗的人们，他们都离不开这里的大山。

青海很多民族自古就视山为神，崇拜山，敬仰山。今天大凡高山峻岭，仍被视为“神山”。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许许多多的山口、山顶，都建有祭山、拜山的嘛尼石堆，都可以看到色彩飘扬的经幡和香火不断的“煨桑”。为朝拜“神山”“雪峰”，人们不远万里，备受艰辛。山在这里，在人们心灵深处，不仅是大地的造化，又成为心灵精神的寄托，成为希望和灵魂归宿的地方，被看作通往“天国”的阶梯。

这就是青海的山，永恒而伟大之所在。